

宋·方岳撰

秋崖诗词校注

秦效成 校注



安徽古籍丛书

宋·方岳撰

秋崖诗词校注

秦效成校注

黄山书社



(皖)新登字 05 号

责任编辑:彭君华

装帧设计:王国亮 古 众

责任校对:南 亩

安 徽 古 籍 丛 书(第二十六辑)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委员会 编纂
安徽古籍丛书编审委员会

秋崖诗词校注

[宋]方岳 撰 秦效成 校注 祖保泉 何庆善 审订

黄山书社出版(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安徽医大报激光照排 安徽杏花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5 字数:450,000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1200

ISBN7—80630—170—4/I·31 定价:38.80 元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委员会

顾问 丁继哲 刘永年 杜维佑 李广涛 陈基余 张立一 郑锐 郑淮舟 胡坦

主任 胡云龙 秦德文 侯永 陶有法 崔剑晓 傅大章 潘锷璋

副主任 魏心一

副主任 王坦 龚存玲

委员 刘学锜 陈贤忠 余焰炉 周心田 汪石满 徐东平 诸伟奇 黄书元 黄德宽

黎洪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基金会

理事长 余焰炉

副理事长 方俊文 季昌清

常务理事 丁光涛 仇貽王

陈桂生 郑英保

卞兆龙

朱邦福

朱维芳

汤才欣

吴存心

张世云

张振明

安徽古籍丛书编审委员会

学术顾问 任继愈 安平秋

祖保泉

贾文昭

许逸民

吴小如

金克木

周一良

周绍良

赵朴初

胡道静

主任委员 刘学锜

副主任委员 严云绶 黄德宽

委员 孙文光 任弘毅

蒋国保 鲍善淳

韩西山

余国庆

沙宗复

胡金望

夏秀流

陶新民

诸伟奇

按姓氏笔画排列

安徽古籍丛书编印缘起

我国历史悠久，典籍丰富。我省地处南北之交，学术尤擅其盛。数千年来，哲学、史学、文学、艺术、语言、科技，作者辈出，著述如林，或自名一家，或蔚然成派，多为中华民族文化之菁华，有裨于社会主义文化之建设。允宜及时整理，以广流传。

粤自明清，以至近世，南北郡邑已有《泾川丛书》、《龙眠丛书》、《贵池先哲遗书》、《南陵先哲遗书》诸刻。一九三一年，复有《安徽丛书》之编刊，所收皆皖人著作，分期影印。出至第六期，以抗战军兴而中止。盛业未竟，论者惜之。

今者，中央倡导整理古籍，我省领导对此尤为关心。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委员会几经商讨，决定编纂《安徽古籍丛书》。编纂宗旨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批判继承，古为今用，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最其体例，约有数端：一、所收皆为历代皖人著作，时间一般以「五四」之前为限，根据内容，分类成辑。注意稿本、稀见本之搜辑与传布。二、整理方式包括辑校、标点和注释、今译。校勘，力求采用善本为底本，校以他书，或加补辑、编次。标点，采用新式标点。注释，务求精确，但不作烦琐考证。整理中，尽量吸收国内外研究的新成果。三、先秦、两汉著作及文字、训诂之书，皆用繁体字；其余则多用简体字，版皆竖排，以期一律。四、凡热心于本丛书编印及捐资助刊者，得于书内题名。

安徽古籍丛书编审委员会

一九九四年六月修订

序

《秋崖诗词校注》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好在两方面：方岳诗词特色鲜明，本书的注释，也颇具鲜明的特色。

方岳（一一九八——一二六二），号秋崖，祁门（今属安徽）人，历仕南宋宁、理二宗。南宋后期，外有异族加紧侵犯，内有权奸乱政殃民，国势日益危殆。疾风知劲草。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一些爱国志士奋身而起，方岳就是其中出色的一员。他力主外抗强敌，内除权奸。曾供职兵部，赴抗敌前线，因治军有方，被誉为「儒者知兵」。为救国救民，他不畏强暴，不怕挫折。曾上书揭露奸相史嵩之与蒙军签定「划江协和」条约的投降行径。理宗淳祐年间，他任南康郡守时，奸相贾似道派遣爪牙军来治内勒索百姓，行凶作恶，官吏敢怒而不敢言，方岳断然将其拘捕法办。贾似道诬方岳「无体统」，岳具书严辞反驳：「军无纪律，骚动吾民。国有常刑，合当断遣，此守臣之职也。」他为此被迫离开南康，百姓挥泪为他送行，写诗颂扬，有「秋崖（方岳号）秋壑（贾似道号）两般秋」之语（以上见《与吴参

政》，将他与贾似道加以区别。可见孰正孰邪、谁优谁劣，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

方岳以官声人品见重于时，也以诗词见称于世。他人品高，诗品也高。强烈的爱国思想，是方岳诗词的主旋律。他在诗词中反复呼吁全国上下英勇抗敌，「莫遣胡儿返只轮」（《梦平山》），「待射天狼靖九土」（《阅视赏射》）。他痛斥投降派划江议和是「厚颜」无耻，「如以长江限南北，何堪丑虏共乾坤！」（《直汀晚望》）表达了广大人民反对投降、救亡图存的共同心愿。在诗词中，他还揭露那些对敌屈膝、对人民横加残害的凶官恶吏的丑恶嘴脸，把这些丑类比作「无肠蟹」、「蚊蚋」、「蚊蛭」。在《猫叹》诗中，写一馋猫，「床头鼠辈翻盆盎」它置若罔闻，却「自向花间捕乳雏」，讽刺得又辛辣，又巧妙。在《三虎行》诗中，写暴吏催租，打得百姓伤痕累累，以致百姓见到官，比遇上「南山白额虎」更加「毛发为竖心悲酸」。这一类诗词，体现出诗人对广大人民深切同情和关怀，倾注了爱憎分明的感情，体现出很高的人民性。

方岳诗词艺术性也很高。他从江西派入手，后来有意学习杨万里、范成大，还远师杜甫、白居易、欧阳修、苏轼，博采众长，形成了他自己的疏放真率的诗风。元人洪焱祖谓方岳诗「以意为之，语或天出」（《秋崖集叙》），正概括出他的主要艺术特点。方岳诗词，构思

新颖，意蕴精警，而用语不拘一格，俚俗之言，经史百家之语，雅俗散骈，任其驱遣，信手拈来，涉笔成趣，都足以达到「吾言写吾心」的艺术效果。关于这一方面，本书《前言》《评析甚详，这里就从略了。

由于方岳诗词具有鲜明的思想特色和艺术特色，故深受后人的重视，除陆续刊刻有《秋崖先生小稿》（明方谦刊本）、《秋崖集》（四库本）等诗文全集外，历代许多诗词选本都选了他的诗词。近年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委员会将方岳诗词列入《安徽古籍丛书》出版计划，这是很有意义的。

为了提高古籍整理的质量，整理方式应当多样化。安徽古籍整理领导人魏心一先生，曾建议有的古籍宜加注释，以便于阅读和推广。这本书的注释，就是按照上述要求完成的。

古籍注释的目的，在于释疑解惑。一般疑难词语、典故，读者尚可通过查询字典、词典及有关工具书自行解决，唯独涉及作品取材内容的特殊语句，如方岳常将他的故乡祁门（或大而言之徽州）有关的人物、山川、古迹及风土人情、方言俚语等，取作诗材，写人诗词中。这些东西，一般工具书是查不着的，如不注释清楚，读者就会望书兴叹。本书的注释

者秦效成教授知难而上，他以「少而精」为宗旨，集中笔墨，针对上述难点下注，力求注出特色，注出水平。秦先生是安徽临泉人，却曾久居祁门，对祁门历史、地理、风土人情，都很熟悉，加以他研究方岳诗词数十寒暑，阅读了大量与方岳诗词有关的地方志及其他文献资料。由于情况熟悉，心中有数，所以注释起来得心应手，如数家珍，往往片言解惑，一语破的。例如有以下诗题：《才老致木犀甚古》、《泗州之约令君以雨未至》、《大监餽冰炭》、《题岳王祠》，看了注释，我们才知道，「才老」不是普通老人，乃是祁门珠溪寺僧人；「泗州」不是地名，乃是祁门东祖峰下的泗州庙；「冰炭」并非冰和炭，乃是徽州山区出产的表面呈霜白色的特制木炭，又称银炭；「岳王祠」并非杭州西湖边的岳王庙，乃是祁门西城外的东松庵，因岳飞当年领兵经过此地，曾在庵壁题言，故乡人改此庵为岳王祠。

又如：「鹰芽长及寸，猫笋重兼斤。」（《新晴》）「霜鞭行茁软于酥，雪树生钉肥胜肉。」（《春盘》）「亦爱村深工部屋，尚嫌门对相公潭。」（《次韵郑金判》）看了注释，我们才弄清，「鹰芽」是指鹰咀似的山蕨芽，「猫笋」是指茅竹笋（茅竹，又称「猫竹」）「雪树生钉」是指银色的野蘑菇。这些都是徽州山区的特产和俚语俗称。至于「工部屋」，则是指方岳在家乡何家坞自筑的「工部草堂」；「相公潭」则在草堂对面的阡水中。

仅从上举数例，即可看出，本书的注释，能言人所未能言，做到有的放矢，切实有用，真正能帮助读者扫除阅读障碍。

还值得特别一提的是，注释者能从全局着眼。为从总体上把握方岳诗词的特色，他在熟悉方岳诗文著作及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先撰写《方岳年谱》，理清有关方岳的史实和创作背景，然后才下笔作注。由于总揽全局，胸有成竹，故注释时牵一发而动全身，或引其文而注其诗，或引甲篇而印证乙篇，将一盘棋下活。可以说，这种「注释」本身即具有一定学术性，是研究方岳诗词的可贵成果。

据我们所知，秦效成教授注释此书，历时九年，反复修改，足见其用力甚勤，治学态度严谨，故能注出特色和水平。作为本书的审订人，我们深感欣慰；并且认为，这本书的注释，不仅有助于读者阅读方岳诗词，也提供了注释古书的有益经验，所以她的问世，必将受到广大读者和古籍整理工作者的欢迎和重视。

祖保泉 何庆善

一九九七年三月

前言

方岳是南宋江湖派重要作家之一。他著述丰赡，诗文兼长。《四库全书》收录他的文二十四卷，诗十五卷，词一卷。此外，他尚有《重修《南北史》一百一十七卷，《宗维训录》十卷，未传〔二〕。《四库提要》谓其诗词「可与刘克庄相为伯仲」。王鹏运也评之说：「置之六十家中，不在石林（叶梦得）、后村（刘克庄）下也。」可见方岳其人和其诗词很值得称述。

方岳（一一九八——一二六二），字巨山，号秋崖，安徽祁门县城北荷嘉坞人。他的一生行实，洪焘祖《秋崖先生传》载之甚详。

方岳三十四岁中进士，任南康军教授。居母丧后，调滁州教授。时平定李全有功的赵葵〔一〕，晋升兵部侍郎、淮东制置使兼知扬州，延岳为幕下干官。端平二年窝阔台率大军南侵，一路攻四川，一路攻襄阳，两淮边防亦紧。岳赴任后即奉命处理高邮军哄叛事件，戮首恶数人，一城帖然。故赵葵称赞说：「儒者知兵，吾巨山也〔三〕。」嘉熙二年，岳秩满，升任礼兵部架阁，仍留兼干官。明年丁父忧返里，这时方岳已出仕七年，官位不高，故曾有「四十飞腾斜暮景」之叹。

淳祐二年，右相兼枢密使的史嵩之故意把守孝期满的方岳召为刑工部架阁，暗地却又嗾人论黜，致使方岳「闲居四年」之久（淳祐二至五年）。原因是方岳在赵幕时，「尝代葵书稿，语侵嵩之」，力反嵩之接受蒙古使者王楫「划江胁和」的投降政策，从而引起这次挟嫌报复。这是方岳在仕途上遭受的第一次严重打击。

淳祐四年冬，范钟为左相兼枢密使，以礼工部架阁召岳。继又荐他任太学正兼景献府（荣王）教授。适轮对，方岳两上奏札，理宗再三嘉叹。六年，迁宗学博士。七年，改任秘书郎。这时枢密使兼参知政事赵葵兼知建康府和江东南安抚使，再次邀岳以宗正丞权工部郎官身份到幕下充任参议官。方岳到建康后，却因「祠祭违礼」事，与同僚辩论不合，遂向赵葵请求离去。葵不许，他就趁葵外出「行边」之机，自向朝廷请求退职给予「祠禄」〔四〕，结果被改知南康军。从被召至此，岳在京城（临安）任职四年，赴任南康郡时（淳祐八年）已经五十岁了，故有「五十到头公老矣」的感慨。

南康位于鄱阳湖边，临岸置闸以便舟船停泊。淳祐八年，京湖制置使兼湖广总领贾似道的下属总领所纲从星江进入闸口。押纲卒蛮横勒索民船，船民有被强阻闸外溺死者。岳下令捉捕数人予以严惩。贾似道得知后，怒斥方岳「无体统」。岳具书答称：「总领虽大，湖广之尊，南康虽微，江东列郡。职奉天子命来牧是邦，初非总领之幕官，亦非湖广之属郡。军无纪律，骚动吾民；国有常刑，合从断遣。此守臣职也。」甚至愤然宣称「岂不知天地间有一方岳」〔五〕！贾得书后，更怒，劾之于朝。时郑清之、赵葵为左右相，虽「不直似道」〔六〕，却改方岳知邵武军以避之。岳「丐祠」求退〔七〕，未允。这是方岳第二次遭到的

打击。

方岳于淳祐九年到邵武，至宝祐元年冬离去，在此任职五年。赴任时未到邵武二百里，山寇骚乱萌生，他作榜驰谕，山寇知其威名，迎拜车下而自散。郡中廖姓，与山寇勾结，杀人殖货，阻扼政令。方岳下令捕杀首恶廖宗禹，又上疏请驱逐郡教授廖复之。复之多财货，通贿于权臣，致使方岳请奏未获允准。朝廷又命福建帅赵希滂到郡复核。方岳曰「吾不可留」，三上疏请求离去，未允。于是他就拜章交郡与印，自动去职。返家后，朝廷又命他知饶州，不久改宁国，他都辞谢不赴任。这是方岳第三次遭受的挫折。

宝祐四年，歙人程元凤为右相，起方岳出知袁州（江西宜春）。不久，丁大全为右相兼枢密使，强令方岳为他「差船」、「买钉」为自己造宅，遭拒绝。接着朝廷调方岳任吏部尚书左郎官，丁就嗾使江州制置副使袁玠劾罢方岳官职。袁玠甚至派遣恶吏悍卒上门夺取方岳的考功印历，并勒索金钱，逼岳「售田业偿之」。岳曾愤慨地题诗于印历曰：「一钱太守今贪吏，五柳先生歙富民。」——「贪吏」、「富民」都是袁玠在劾疏中诬陷之词。这是方岳一生中所遭最恶酷的迫害。

此后贾似道入相，佯言起用方岳知抚州，尽复其原来官位。其实这是场骗局，「后果以言者寝新命」。方岳也辞以已题废印历，再无出仕之意。归耕后，乃于理宗景定三年走完自己坎坷的一生，卒年六十四岁。

方岳一生是在宁宗和理宗两朝度过的。这一时期，理学大兴。他生长于「程朱阙里」的徽州。自幼

聪颖，七岁能诗。先后师从著名理学家冯椅、滕璘、滕珙。同郡中和他相与切磋者很多，如祁门的谢璚、汪汝渊、程鸣凤、婺源的李季子、滕和叔、吴遇龙、休宁的程琰、程若庸、陈庆勉、吴锡畴、歙县的汪立中、吕午、程元凤、吴龙翰、黟县的刘骥、奚朝瑞、胡嵩等等。这个群体多数人有专著，而方岳则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又曾多次游学外地，受业于老儒吴柔胜门下，问学于陈垣并被垧于漕试中拔为第一。入仕后广交魏了翁、袁甫、蔡抗、牟子才等名重当世的学者。加之，他曾历任教授、学正、宗博、秘书郎等职，这就形成他尊孔重道屡以理学家自矜的儒家思想。此外，当时佛老思想盛炽，与程朱「天理」、「宿命」等先验说教合流，从而成为失意文士乞求灵魂慰藉和精神解脱的理论支柱。这又使在仕途上屡遭摧抑的方岳，最终走上脱尘避世嗜仙好道的途径。晚年他曾自我画像说：「道官儒黻释头颅（八）。」

这一时期的南宋小朝廷，内有史弥远、史嵩之、丁大全、贾似道等奸相和阉宦董宋臣的殃民乱政，外有蒙古悍军空前严重的侵犯。而理宗又昏聩无能，和战无常，国土日蹙，国势日衰，民生凋敝，危机四伏。这种严峻形势，激发着方岳强烈的忧患意识，他忧国忧民，伤时悯世，力主外抗强敌，以复中原，内排奸奸，以清朝政。他不畏强暴，勇于战斗，尽管屡遭挫折，也时有退避世外的「独善其身」之念，但总观他的一生，忠贞不二、矢志不渝的爱国赤忱，却始终是他政治思想中的主导方面。

方岳出身田家，起家场屋，学深识博，集理学家、史学家、诗词家于一身，投身戎伍，知兵善谋，处事果决，为官清廉，勤政重教，兴利除弊，思卓见远，直言敢谏，具有多方面的才能。他「气貌清古，声如洪钟」，胸怀豪迈，刚正不阿，风节自持，不媚时俗，具有自我独立的人格。总而言之，方岳一生的战斗实践

和创作实践，不仅反映了当时抗战和投降两派势力消长的真实情况，预示了腐朽黑暗的南宋政权定遭覆灭的必然，而且也具体表现了诗人自我思想政治面貌和诸多值得借鉴的可贵品格。

二

南宋的江湖派，因陈起于宝庆元年刊刻《江湖集》而得名。这时方岳已以工诗善文驰誉乡里。绍定间，岳与戴复古相识并进士及第步入仕途，诗名日益远扬。随着任职的升黜起伏，方岳把自己的犀利笔锋触及到当时社会现实的各个领域。

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是方岳诗词的一个最可贵内容。端平元年，宋、蒙两军合围灭金以后，蒙古成为南宋生存的强大威胁。方岳的爱国诗词，大多写于他两人入赵葵戎府和任京官时期。他经常来往于扬州、镇江、苏州、金陵、临安等地，结识了赵葵、丘岳、杜杲、余玠、吴渊、吴潜等主战的正臣。戎马生涯和师友的知遇，更激励了他的爱国意志。诗中的《宿多景楼奉简吴总侍》、《金陵怀古》、《直汀晚望》、《瓜州晚渡》、《送少卿奉使淮西》、《阅视赏射》等等；词中的《水调歌头·平山堂用东坡韵》、《沁园春·寿赵尚书》、《喜迁莺·和余义夫行边闻捷》等等，都较集中地表现出他的爱国激情。

方岳的爱国诗词，多层次地展现出自己的抗战主张。远在任滁州教授时，他就慷慨述志说：「窃忧边警至，征鼓摇神京。」「有愚欲献璞，无意望报琼」〔九〕。待至运筹于赵葵，驰战于鞍马，他的爱国赤忱就更炽烈、豪迈地以管仲自况：「江左管夷吾，终须有」〔一〇〕。对国家的前途，他满怀信心：「我宋与天无极」，「王气自龙蟠」〔一一〕，高扬出无比坚定的民族自强和自豪感。对蒙军的入侵，他傲然蔑斥：「蠢

彼黠黠，「敢瞰长淮」(一二)！并鼓舞国人要有视强敌如「竹丈夫」的雄伟气概(一三)；他大声疾呼「莫遣胡儿返只轮」(一四)，要穷追尽歼，「勿遣喘从榆塞过」(一五)，绝不给逃敌以喘息之机。方岳还深刻理解关心民瘼与克敌制胜的必然联系，曾发人深省地说「边烽有警事方尔，民瘼未殄天地无」(一六)。尤可贵者，他高歌「喜迎马首」的「中原遗老」(一七)，流露出依靠敌占区百姓以求恢复的闪光思想；甚至渴望「待射天狼靖九土」(一八)，重创「天地中间悉臣主」的大一统的局面(一九)。为此，他曾激切地质询当轴者「山河两戒天知否」(二〇)？沉痛地提醒朝野勿忘「阳城遗碣在」(二一)，「天际是神州」(二二)。为了贯彻抗战主张，面对当前的宋蒙对峙形势，他特别致力于《南北史》的重修，以期借古鉴今。故其诗词中经常出现对祖逖、温峤、刘琨、谢玄、刘牢之等爱国名将的热情歌颂，并多次盛赞淝水之战的「风鹤为兵」之捷。他还远溯东吴的覆灭，斥其咎乃自取，而「不是龙骧将军(王濬)勇无敌」所致(二三)。不难看出，方岳所谱写的抗敌救国篇章，内蕴十分深广。证之秋崖文集中诸多有关施政、理财、治军、「和战」等切中时弊之论和名将孟珙、杜杲、丘岳、余玠、赵葵等人的抗敌实绩，就更见得作者主战观点的超卓。

嘉熙元至二年，赵葵援安丰奏捷，就是上述诸名将联合作战的结果。包括收复光、黄等地的这次大战，挫败了蒙古的中路进犯。作为赵幕干官，方岳欣然祝捷的心情，在其奋笔疾书的《十二月二十四日雪》等诗篇中，发抒得淋漓尽致，极大地张扬了主战派的志气。

和议是妨害抗战的大患。因为恰在这次大捷后，手握军政大权的史嵩之却力主屈从于蒙古的讹诈阴谋——「划江协和」。如前所述，方岳代葵拟书，词严义正地痛斥嵩之「如秦桧之得罪万世者」。此后，

岳更在《登瓜步山》中批判和讽刺曰：「丁日不为春燕许，卯年犹放佛狸还。诸贤所恃江千尺，此虏奚为第一间。」作者直斥议和投降派，不为江山增添春色，反而「犹放佛狸还」（按指北魏拓跋焘），并且昧于「恃江千尺」，岂知虏敌野心所在何止此「二间」之地呢！在《直汀晚望》中，岳再次告诫说：「如以长江限南北，何堪丑虏共乾坤。」由此可见，力反议和投降，也是方岳爱国思想的一个极重要内蕴。

总之，方岳在强敌压境，佞臣祸国，社稷危亡之秋，持剑握笔，誓图恢复；他那雄豪激烈的爱国咏唱，穿刺着议和投降的妖氛，表达出人民救亡图存的心愿，堪称那个历史时代民族自强的主旋律。

不畏强暴，力排权奸的斗争精神，在方岳诗词中构筑起一个最赋阳刚之美的独特内容，洋溢着凛然正气。

在绍定五年的应试中，方岳就和奸相史弥远作过斗争。「廷试本第一，以语侵弥远，遂为甲科第七人」(二四)。岳在《谢吴总侍》中也说：「试别闱主司嘉韩愈之奇，然至殿庐则当路斥子由之直。」他以韩愈、苏辙自况，「当路」则指史弥远。淳祐元至二年，史嵩之佯召方岳为刑工部架阁，岳已预感其伪，故在《鹊桥仙·辛丑生日小尽月》中写道：「怎欠秋崖个生日」，「道这月不消三十」。有意借生日之缺，以刺嵩之「不消自己」。及至挂虚名后，岳又写《入局》诗而愤讥之。结果居官五十六日，即遭史党罢黜。淳祐四年，方岳在《除夕》之五中说：「不知相国何为者，撩得诸公屋大嗔。」盖以是年嵩之丁父忧而欲违礼起复，惹得朝野群起而攻之。故岳得知后，乃对这位「相国」给以无情嘲笑和讽刺。次年，岳轮对时更直接向理宗说明「代（葵）书掇怒之由」，揭露所受嵩之迫害真情，并明指「嵩之行将服阙」，要力阻「群邪」。